

Gendlin, E.T. (1992). The primacy of the body, not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Excerpt from pages 343-353, slightly revised]. *Man and World*, 25(3-4), 341-353. From http://previous.focusing.org/gendlin/docs/gol_2162.html

身体的首要性，而非感知的首要性：

身体如何知晓处境和哲学

E. T. 简德林

芝加哥大学

（汉译者：曹思聪）

把感知（**perception**）放在首要位置，这导致了一个传统问题。感知固有地涉及的是某种或清晰或不清晰的材料，涉及的是某些为某人而存在的东西、发生在某人身上的东西或者呈现在某人面前的东西。感知仍然是一种为某之存在（**a being-for**）。如果我们从感知开始思考人，那么互动似乎就是由两个单独的感知对象（**percepts**）所组成的。

感知对象是一种分隔屏（**dividing screen**）。这一点并非错误。分隔屏正是感知的一种本质所在。只有当我们从感知开始来思考人时，才是错误的。感知是一种材料-拥有（**datum-having**）。所以它不可能是生命的基本形式。植物是一种与环境直接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它面前没有任何感知材料（**perceptual datum**）。它的身体并非先存在，然后才相互作用。相反，它的生长和生命过程正是由环境相互作用所组成的。我们的身体也是由这样的环境相互作用过程所组成的。这种相互作用肯定是先于对被呈现的感知材料的拥有的。

当哲学去考虑知觉时，它不得不认为有一种感知对象，即一个被呈现的东西，一个在身体和环境之间被构成的客体。当然，我们知道感知对象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这个概念预先假定了一个身体的存在；它们并非先在地、单独地漂浮着。但

是如果我们从感知开始来思考人，那么感知对象就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并把感知者（perceiver）分开出去，把感知者放在感知对象背后，把身体仅仅当作一个感知者。

我想清楚地指出，这种常见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多么得奇怪。一个感知对象实际上只作为如下情形存在：一个在某之前被呈现的、一个进入某之中的、一个到某之处的。它只为某人而存在。然而（在上述论述中）它却表现得就好像它是一个存在的物件。感知对象被切掉了——它切掉了自己——好像它本身就可以是一个东西，尽管人们完全知道它不是。某种被呈现的事物，某种朝着某人发生的事物，这就是感知的本质。

感知把人分隔开来，就好像人是第二位的，只能从已有的感知对象向后去理解。一旦感知对象被理解为它看起来的样子，那么感知者就无法有什么作为了。从传统观点来看，感知者几乎不添加任何东西，只是对感知对象的拥有、对感知对象的意识，只是感知对象的感知者，只是感知对象的透明的那个“的（of）”。

人们有关宇宙的科学构念是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感知对象和类似感知对象的模式所组成的。它将人类和动物描绘为呈现在我们面前（或者某人面前）的空间中的某物。但我们不是被呈现物（the presented），我们是呈现之于的那个人（the to-whom of the presented）。在任何被呈现的事物中所固有的那个“之于”的人，是不能被呈现为一个材料的。因此，我们人类是无法在科学图景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因为这幅图景是由被呈现之物所组成的。我们似乎只是图景的感知者或构念者，就好像我们置身在宇宙之外，是一个不出现在感知对象之中的感知者。

以感知作为起始来探讨哲学，由此观之，似乎生物只有通过感知才能接触到现实。但是植物和现实是有接触的。它们是相互作用，但却完全没有感知。我们自己的活着的身体也是与它们的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这一点并不因为我们也有知觉而丧失。恰恰相反，对我们来说，这种相互作用以许多额外的方式发挥着功能。动物性身体——包括我们的身体——能感觉到自身，并且由此我们能感觉到我们所是的那种互动着的生命。通过感受自身，我们的身体感受到我们的物理环境和我们的人类处境。对颜色、气味和声音的感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的身体感觉到自身正活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活着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是环境的一部分；它们作为身体进行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通过五种感官来相互作用。我们的身体并非孤绝地躲藏在感知的五个窥探孔之后。

“感知”这个词的含义通常不涉及活着的身体是怎样由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所组成的。“感知”通常指的是出现在身体之前或者朝着身体而出现的東西。但是身体是一种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它呼吸，而不仅仅是在其中它感觉到了空气的寒冷。它进食；它并非仅仅看到和闻到了食物。它生长，它出汗。它行走；它并非仅仅感知到了地面的坚硬阻力。而且它的行走不仅仅是空荡荡的空间中两点之间的位移，而是要去某个地方。身体感觉到整个处境，它在催动，它内隐地（*implicitly*）塑造着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它感觉到自己正活在那个处境当中（它的整个情境当中）。

我们在每个处境中所做出的行动，不仅仅是基于颜色和气味（甚至不是所有五种感官的交叉，由于这种交叉，每种感官都存在于其他感官之中），也不仅仅是几何空间中的运动。实则，我们根据每个处境的身体式感受来做出行动。如果没有对处境的身体式感受，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在哪里，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身体的交互式意向性（*interactional intentionality*）不能被解读为只是一些潜在的东西，或者只是前语言的、前文化的身体的前期工作。相反，身体的交互式意向性必须被理解为始终与我们同在，始终在此时此刻。在感受自身的过程中，身体作为我们对每个处境的感受而发挥功能。如果忽视了身体的自我感受性这一角色，并试图用五种感官的感知对象来构建世界，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漏。

有些人认为我们无法谈论任何语言之前的东西。对此，我们不难回应。当然，一旦有了语言，就会有文化差异。我们所关注的并非没有语言的身体。正是从身体此刻如何仍以比语言广阔得多的方式发挥着功能，我们得以说明其首要性（*primacy*）和优先性（*priority*）。这些是身体此刻仍然在语言中和语言后发挥着的功能。那么也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身体以跨历史的方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功能。有觉知性的身体式互动（*the sentient bodily interaction*），而非五种感觉，承载着语言和历史——并且总是超越着它们。让我来说明一下：

梅洛-庞蒂说我们能感觉到背后的空间。请觉察一下，确实如此，你可以感觉到你背后的空间。

仍然应该把这叫做“感知”吗？它不是视觉、听觉或触觉，也并非仅仅是五种感觉的结合。它是你一直拥有和使用着的一种直接的身体式感觉（a **direct bodily sense**）。

你感觉到的不只是你身后的空间，也不只是填充这个空间的可见的物件。你能感觉到你身后的人们，他们是一些你可以转向并与之交谈的人。那些人是你此刻处境（**situation**）的一部分，你把他们作为你对你所处境况的感觉的一部分来进行感觉。你可以感觉到，如果你现在决定转身对那些人大声说些什么，你此刻平静的身体感觉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你不会这样做，这一点的一切都包含在你对当前处境的感觉之中，现在你以一种身体的方式拥有着这个处境。

假设晚上你走在回家的路上，你感觉到有一群男人在跟着你。你不仅仅只是感知到了他们。你不仅仅只是听到了他们在那里，在你身后的空间里。即刻地，你的身体-感觉也包含着你的希望（也许他们并不是在跟着你），也包含着你的警戒和许多过去的经历（太多了以至于无法将它们分开），当然还包含着做些什么的需要——走快一些、改变你的路线、逃进一所房子、准备好战斗、奔跑、喊叫.....。

我的.....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你的身体-感觉所包含的东西比我们能列出的还要多，比你一次想一件事情所能想到的还要多。它不仅包含着在那里的东西。它还隐指着（**imply**）应对这一处境的下一步行动。不过，对你的下一步行动的这种隐指仍然是一个.....。你的实际行动还没有到来。

因为它包含了所有这些，所以.....并非仅仅是一种感知，尽管它肯定包含了许多感知。那它是一种感受（**feeling**）吗？它当然是被感受到的（**felt**），但是“感受”通常意味着情感（**emotion**）。这个.....包含着情感，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那它是不是某种神秘而又陌生的东西呢？不是的，我们总是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身体式的感觉。你现在就拥有这种身体式感觉，否则你会失去定向：不知道在哪里、在做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语言中还没有词语或短语来描述它，这不是很奇怪吗？“运动感知（kinesthetic）”仅指运动；“本体感知（proprioceptive）”指的是肌肉。“感觉（sense）”这个词有许多用法。因此，对于这种我们十分熟悉的身体式感觉（关乎我们处境的纷繁复杂性，以及对于比我们能够分别加以思考的更多的选择的迅速权衡），我们没有一个通用的词语来命名它。在心理治疗中，我们现在称之为“体会（felt sense）”。只有当这个词是带着……一起出现的时候，这个词才是在宣示它。

请觉察一下，一个……在内隐层面上比已经成形（formed）或已经区分（distinguished）的东西更为纷繁复杂（intricate）。在我上面给出的例子中，它包含了许多可选择的行动，但还有更多：……隐指着下一步行动，它要求着、敦促着下一步行动，它就是下一步行动的隐指；不过，跟随-并-就着（after-and-with）它所包含的一切，那个行动还尚未成形（as yet unformed）。

这个……就是互动。它是身体活在其处境之中的方式。你的处境和你并不是两个东西，就好像那些外在的东西是一个没有你的处境。你的身体式感觉也并非与处境相分离，并非仅仅是内在的。那当然并非仅仅是对危险的情感反应。它的确包含了情感反应，但它也包含了比你能看到或者能想到的更多的处境的纷繁复杂性（intricacy）。你的身体式……就是你的处境。它不是在你面前或者甚至在你身后的一个被感知到的客体。身体-感觉就是处境，它天生地就是一个互动，而不是两种东西的混合。

有人可能会争辩：这个……会不会只是一种不确定（indeterminate）呢？我认为这样的……完全不是不确定的。相反，它比任何已经成形的东西都更加确定。当下一步行动来临时，它将会已经考虑到了比任何已成形的东西所能带来的更多的东西，从中你可以看到这种确定性。你可以看到，这种身体式功能并非仅仅是一些彼此冲突的可选项。如果那里只有这些彼此冲突的可选项，那么它们根本无法待在一起，因为它们会相互抵消。但是你的身体可以将它们一起拥有，更重要的是，把它们作为可能的接下来的行动，对它们进行权衡考量并相互关联。如果你去战斗，那么会有不计其数的战斗；如果你大声喊叫，他们可能会立刻攻击你；如果你跑，他们也会跑；如果你进入一座建筑，他们会跟着你进去；如果

你……。你没有时间分别思考每一个可能的动作，但是它们在你的身体式感受到的……之中内隐地发挥着作用，它的功能决定着你的实际行动。

这个“……”比你可以断言的所有概括都更加确定（**determined**）。那些可选项并不是排成了一排的并列选择，实则它们（以及其他的内隐之物）会互相交叉（**CROSS**），从而在你即将到来的行动中发挥它们的内在细节作用。

当然，这样的塑造（**shaping**）并不是理想完美的。没有穷尽的“所有”，就好像身体囊括了所有的可能性。事后你可能会想到一些本应纳入考量但没有纳入考量的东西。我的意思只是这个……完全不是不确定的。实则，当个体从这样的一个身体式……出发来行动时，有更多的东西参与到了对下一步行动的确定的确定之中。一个……比任何已经成形的东西更具确定性。

人们常常会这样询问：我是否应该“相信”它，而不是去分析那个处境呢？（两者间的关系）并不是“而不是”。你需要所有你能把握的明晰的思考（**explicit thinking**）。不过当然，即使你有时间，你也不应丢下……当中更为丰富的东西不管，而是兀自地继续进行下去。例如，假设在你能想到的行动中，唯一有希望的是转过一个街角，迅速进入一座建筑，但假设这个想法在你的身体里产生了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假设你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你应该那么做吗？我会说不应该。再等一下，可能会有更好的行动出现，或者可以选择其他某个行动。

假设现在你不是一个人，而是有一个同伴，她有许多关于险恶街区的街道的经验，也许多年来她的工作就涉及到在晚上穿行于这样的街道时如何保护好自己。现在假设你提议你们转过一个街角，进入一所房子，但这个想法让她的身体感到强烈的不安——不过假设她想不出为什么。那么你会忽略那个……吗？

事后她可能会想起一些过去的经验，这些经验之前就隐含在那个……之中。也许她曾经被困在一扇开着的外门和一扇锁着的内门之间。不过，这个……并不仅仅局限于旧的、已经成形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它有的更多，因为随着和就着（**after and with**）那么多旧的东西，身体式的……可以隐指和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仅从彼此冲突的各种形式（forms）中，人们只能得到不确定性。但是，动物性身体也随着和就着所有的人类发展而发挥功能。它进一步延展了那些替代选项，并且塑造了新的东西出来。当你最终采取行动时，那完全有可能是你从未听说过的举动。

一位艺术家站在一幅尚未完成的画作前，思考着、观看着、感觉着、身体感受着、有着一种……。假设这位艺术家的……是一种不满。那是一种情感反应吗？仅仅是一种感觉-基调吗？并非如此。内隐在那个……当中的还包括艺术家的训练、许多的设计经验以及更多的其他东西。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也隐指着还没有到来的下一笔画。艺术家在琢磨“这幅画需要什么”。它需要一些线条、一些擦除、一些移动、一些……。艺术家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再试试别的，画了又擦，擦了又画。这个……有很强的要求。它会识别每次尝试当中的失败之处。它似乎准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它知道那些尝试不是它想要的。与其接受那些令他不满意的笔画，一位好的艺术家宁愿让一个设计处于未完成状态，有时甚至是数年时间。

在这个例子中，那个设计是新的；它以前从未存在过，下一步行动也从未存在过。一个身体的……可以非常苛求地隐指一些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而且，如果它没有到来的话，除了隐含在那个……之中，它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我们应该认为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直觉吗？或者我们能否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思考活着身体，即它可以拥有、可以就是这样的讯息和这样苛求的新奇（demanding novelty）呢？

我们吸气之后，身体会催促和隐指呼气。饥饿的时候，它会隐指进食，而当消化完以后，它会隐指排泄。活着的身体会隐指它自身的接下来的步子。对接下来的步子的这种隐指和塑造，往往只被归为一些重复性过程。但我们看到，身体也参与到了对十分新奇的处境的发展（elaborations）当中，而后它也会隐指下一个步子，并可能会塑造出这样一个步子。

有生命的身体是一个与其环境持续进行着的互动；因此，当然它是有关环境的信息。这个身体式的……可以包含无法（或尚未）表达的信息。但是，我们能

否对身体进行构想，从而我们可以理解它是如何能够包含（或者说就是）信息的呢？这并不是“身体（body）”这个词的通常用法。

梅洛-庞蒂拯救了身体，使其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一个被个体感觉到了的东西，和其他被感觉到了的东西没什么两样（就像它在生理学中仍然被对待的那个样子）。对个体来说，当从内部进行感受时，身体是一个内-外感知定向中心（*internal-external orienting center of perception*），不仅仅是被感知，而是在感知。

这是哲学上迈出的一大步。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身体不仅仅是一个在感知的定向中心，也不仅仅是一个运动中心，而且还是一个在处境中行动和讲述的中心。

到目前为止，我尝试说明了三个主题：语言背后的身体-感觉超越了语言。它比已经成形的东西更加丰富，而且它是交互作用着的。

现在我再来讲两点：在边缘处思考和首要性秩序。

3.1 在边缘处思考

何以这个身体式的……可以拥有所有这些信息，比我们一条目一条目地所能思考的还要多的信息，而且还能进行如此精细协调的创新呢？依照有关生理性身体的通常概念，它不可能做到这些。既然它可以做到，那么让我们试着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思考一个有生命的身体：从这种方式来看，身体可以是信息，可以是创新。

如果我们认为有生命的身体并非是一架仅仅被感知到了的机器或者一架在感知的机器，而是与其环境的互动，那么当然，身体就是环境性信息。

动物的身体是与它们的环境的复杂互动。从一块古老的骨头上，人们不仅可以重建整只动物，而且可以基于它的身体，重建它所生活的那种环境。从它的脚的模样的模样，人们可以推断出它曾经行走在什么样的地面上。依据它的胃腔，人们可以知道它吃的是什么、追的是什么。身体即便作为一个死的结构仍然包含着关于

其环境的所有内隐信息。在活着的时候，它的身体式生命-过程是更巨量的内隐信息。而这种身体式感受性（**bodily sentience**）隐指着并产生着动物的下一步行动。

比起一张白板，多得多的东西在出生伊始就到来了。身体在到来的时候就已经在以极为纷繁复杂的方式隐指着它的环境了。人类婴儿隐指着乳房和母亲。

（**Stem, 1985**）感知力进入到的是一个已经纷繁复杂的、隐指着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五种感觉已经是相互关联着的了。婴儿出生时，良好的母性养育已经内隐其中，人际沟通已经在持续进行，句法规则（**syntax**）的复杂性已经就位。它们并不需要首先被从感知中制造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身体已经不再像先前没有语言的那种身体了。但是那个第一性身体现在仍然还在发挥功能。随着并且就着（**after and with**）语言，它隐指语言，并且超越语言。

就在你听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的语言之前的身体继续活着，并且也在超越着语言。在你听我说话的时候，你不是在思考你自己的话。然而你活着的身体保留着你所是的那个人、你的过去和你所知道的一切。我所说的话进入到了那一切之中。

如果我们把身体理解为环境性互动，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把自己局限为一个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完全没有感知的植物正是身体式持续进行着的生命过程。它们也在隐指它们自身的下一步行动。

在谈到植物这一点时，我正在使用我们的互动性身体（**interactional body**）这个构念来发展出一个活着的身体的构念，而这样构想之下的身体是可以进化为我们的身体的。使用新术语对这一点的正式哲学性思考，请参见《一个过程模型（**A Process Model**）》。

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生命体（甚至是植物）的这种构念，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果这样的身体能够感受自身的话）身体-感觉是一种巨量的的环境性信息，以及为什么（如果它能够将这种信息向前推进的话）身体可以以新的方式去行动。然后，如果这样一个自我-感受的身体也能够思考，并且能够在思考中

使用它的身体式……的话，那么，它就会总是在随着、就着概念形式和语言形式去思考，但也总是在就着比语言形式和概念形式更多的东西去思考。这个更多的东西将是更加现实的（realistic），因为它将是身体-环境的互动。

所有的思考都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身体式的……。以任何一个普通的句子为例。在讲到这个句子中间的时候，你有一种未完成的感觉，关于……。你不知道结尾，不过，整个讲的过程也就是句子贯穿……的过程。

当前，似乎没有一种语言可以用来讨论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什么。既然我们发现它（指身体式的……——译者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仍然在运作，当然它的运作也让我可以来谈谈它的运作。

同样地，我们也是就着这样的一个……来思考的。我们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思绪。有这个，有那个，还有那个。然后如果我们分心了，遗落了那个……，那么我们就回顾一遍刚才熟悉的那些点。这个，那个，还有那个，还有，哦……。那就是新的思考产生的地方。

但这并不是什么大秘密。每一天，在许多处境中，我们都必须就着某个……来思考。即使处境只是有一点点麻烦，也会让我们暂停下来。我们知道依照惯例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但是……。处于这种处境之中的（作为这个处境的）身体是怎样的，比我们能用概念或语言来思考的，更加复杂。所以我们最好就着那个……来思考，就着身体拥有处境的样子、活在处境中的样子、作为处境的样子来思考。

所以，并不是说你只有你对我的感知，或者说我们对彼此的感知是介于我们之间的。实则，我们以身体的方式、以处境的方式影响着彼此，无论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它、看到它。我的温暖或敌意会影响着你持续进行着的身体式存在，无论你有没有感知到它。如果你去感觉你的身体是如何拥有（has）这个处境的，或许你会在那里找到它。

这个身体式的……是现实的（realistic）。它就是互动，并且因为这个互动已经在发生了，当然它是世界上一种可能的互动。所以，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学到一些关于现实的东西。这个……总是现实地是一个互动，因此关于某些东西它是对的。正如心理治疗所显示的那样，它可能主要（从来不完全）是某个过去的处

境。从它以新的方式活出来的事情、制造的事情来看，从这些从来没有被做过的事情来看，它也是现实的。因此，我们理解了身体如何能够超越以往任何被构想出来的形式去思考——它是如何在人类思考的边缘处（edge）去感觉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我的学生在阅读和思考时非常仔细地注意任何可能出现的兴奋、费解、困惑或者模糊的不适感。人类有机体所记录的绝不仅仅只是虚无，绝不是一种不确定的中间状态。一开始它似乎只是自闭的。但是身体总是已经是互动了；它不会遗落了那些我们可以就着思考、从中思考的内隐信息。任何对某个……加以关照的人都是站在人类知识的边缘处进行思考的。这也确实需要一些概念上和哲学上的技能，这些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个体至少需要熟悉许多理论上的策略和许多传统的举措，这样才不会陷入一个没有办法的境地。

把某个这样的东西分隔成一个个小块铺展开来（laying out），这样做会改变它。铺展开来会杀死它，而如果我们思考的时候保持着整个的……的话，则不会杀死它。之后的铺展则可以进一步促进这个……，以使其得以发展的方式来改变它。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进一步思考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和纠正错误。在……当中有超越了逻辑的标准，让我们知道哪个行动是在承扬（carries forward），哪个笔画是在满足尚未完成的设计。我们就可以判断，对某个……的展开是在“发展”它还是在“杀死”它。

我们可以感觉到什么能延续我们的植物和动物的生命，什么不能。我们可以感觉到什么样的下一步是徒劳的、太过舒适的、是在回避内疚的。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所思考的东西是否是拼凑在一起的，是否是内部封闭的，以至于我们是无法进入其中的。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否粗制滥造了一座又薄又脆的、肤浅的逻辑之桥用来跨过某个问题，而在桥下，问题依旧。

这些将某个身体式的……加以承扬的内在标准并不能确保不会犯错，但它们确实能够表明，在就着比形式更多的东西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在某某处确实存在着错误（因此也存在着真实）。

3.2 秩序

让我们从我们刚刚重新构想的身体开始，而不是沿着传统的秩序，即从感知开始，然后添加关系或互动，再然后加入语言和思想。我否认这个旧的秩序。例如，皮尔士（Peirce）把感觉称之为“第一性（firstness）”。这些感觉被认为是不透明的，就像是颜色、气味或者触觉小块。它们就只是它们。你可以尽可能深入地去检视它们，不过颜色之中就只是颜色。我否认这是“第一性的”（见 Moen, 1992，在他对皮尔士的解读中，第一性并不是不透明的。）

当现实被假定在其根本上都是一些不透明的东西时，它们之间的任何关系都不得不是外部关系，是外部带给它们的关系。某个颜色或气味之中没有什么东西固有地紧握着它与其他颜色或气味的关联。颜色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颜色。为了把这些不透明的东西关联起来，一些力量或运动必须对它们施加影响。皮尔士称之为“第二性（secondness）”。而后第三则是语言、思维、共性、种类、概念形式的关系。这些必定是从一个不可思议的源头飘落到我们身上的。

这种秩序起源于感知的感觉数据看似的不透明性和不相关性。任何更复杂的东西都必须自上而下地给予它们、施加给它们。经验主义依赖于把我们的程序加入到自然中，就像培根说的那样，“折磨自然”。你必须总是要给感觉们（sensations）带去一些东西，因为它们内在没有任何东西。因此，海德格尔去往最远的一般性之中去寻找思想的终极决定因素，即这种自上而下的秩序的最高层再往上的那些东西。因此，对于黑格尔和德里达来说，一切都是区别（distinctions）。

梅洛-庞蒂远远地超越了这一切，不过他的“第一肉身（first flesh）”和“第二肉身（second flesh）”仍然保留着一些旧的第一和第二的秩序。让我们一起打破这个古老的秩序。如果我们从感知的身体开始，太多的相互作用和复杂性必须在之后添加。处在根本位置的并不是感知。第一位的是一种内隐的互动的身体式纷繁复杂性——现在它仍然与我们同在。它不是由语言所发展了的（elaborated by language）感知的身体，而是互动的、活在其环境之中的身体。语言发展了身体如何隐指它的处境和它的下一步行为。我们并不把我们的身体作为一些发展了的感知来进行感觉，而是作为我们的处境的身体感觉、作为互

动性的整体-身体（基于此我们可以定向、可以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来进行感觉。

你对这一切的看法是什么呢？你可能还没有用语言来构想你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但你的反应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积累。在什么地方积累呢？即使你没有时间用分门别类的想法把它铺展出来——它也就在那里。如果你现在想讲一讲，你会把你的注意力放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评论呢？那是一种身体式的感觉——可能是一种兴奋的身体式感觉，也可能是一种不适、不融洽的身体式感觉，然而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内在是纷繁复杂的。它涉及到你的哲学知识以及很多其他东西。它是对某种言语和想法的身体式隐指。你在哪里找到它们呢？它们是否隐含在外部的感知模式中呢？不是。而如果你现在去关注你的身体式感觉，许多开始萌芽的想法……。

节选自：*Man and World 25* (3-4) 341-353, 1992